

楊 絳

風 絮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上海出版公司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風 絮

楊 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883B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002779

未經作者同意，不得上演。

劇中人

王奶媽

鄉人 長幼男女數人

沈惠連

唐叔遠

葉三

老金

方景山

方景山叔

方景山堂妹

此
页
空
白

第一幕

此
页
空
白

鄉間一只破廟，搬掉了佛像，修葺粉刷以後，改成一間大堂，一邊排著幾隻矮凳子，旁邊放著幾件沒編完的籐籃竹器，登脚堆著些籐皮竹絲。另一邊張著幾架繡花機，儘靠邊一張舊桌子上鋪著雪白的布，桌上有紗布藥棉一類東西。靠右掛著方景山母親的遺像，前面供著靈座。廟前一顆老槐樹，遮得裏面沉沉的。暖風裏，滿空飛著楊花，滿地滾著楊花。

從破廟的院子裏，看得見前面新蓋瓦屋的後牆，上面大字寫著『葉氏小學』。廟旁，矮牆外面一顆桃樹，伸進半枝密密的桃花，牆外是整片青翠的稻田，縱橫鑲嵌著幾畦黃金的菜花，田野盡處是火車軌道。火車馳過時撇下的白烟，已經凝成一座一座白雲，重沉沉的壓在天邊。遠近有幾只狗在叫。

幕開，王奶媽站在廟前階石上。舞着掃帚在趕楊花。院門半開，兩個鄉下女人在探頭。鄉女二人上。

女甲 王奶媽！

女乙 （笑推女甲）看看，王奶媽樂得瘋了。

王奶媽 什麼呀，這些楊花瘋了似的，亂飛亂滾，要掃片乾淨地就不容易，回頭我們姑爺

回來——

女甲 你們姑爺真的放出來了？

王 (惱) 怎麼不真！把他關一輩子啊？認真他犯了什麼案子啊！

女乙 噯，王奶媽，我們不過問問：幾時出來？

王 (很得意的) 看着——(指矮牆外遠處) 才過去一趟不停的車。再來就是了。

(鄉女丙丁拿着爆仗鞭炮上。)

女丙 王奶媽，方先生要回來了？

王 噯，天有眼睛。有潘大胖子會害他，也有好人會幫着我們小姐救他出來。

女丁 (送上爆竹鞭炮) 小魚他爹叫我送過來的。熱鬧熱鬧，清清晦氣。

王 啊呀，多謝你們了——呀，我糊塗了，你們坐坐呀！

(門裏挨進兩個孩子，看見滿地楊花，就撲着亂搶。)

王 噲，阿龍，你來得好，回頭替我們放爆仗！

孩甲 我放！

孩乙 我放！

女丙 別吵——阿龍，我大巴掌打你呢，昨兒你把我們弟弟怎麼了？

女丁 （推丙）算了——（村夫二人上）

村夫甲 （送爆仗鞭炮）王奶媽，湊湊熱鬧。

王 唷，趙老大，生受你了。

村夫乙 這會兒樂了，王奶媽！方先生幾時回來啊？

（鄉老婦上。）

老婦 王奶媽，你們姑爺放了？

衆 穆老太！

王 坐坐坐坐，穆老太，我們姑爺就要回來了。

（門外五六個孩子探頭。）

門外一孩 |方先生來了麼?

衆孩聲 (外)「哦，哦，方先生回來了!方先生回來了!哦!哦!」

王 (大聲向門外)你們怎麼出來了?你們先生叫你們開歡迎會呢。

〔遠處隆隆火車聲汽笛聲。〕

女乙 來了! (伸頭看牆外)

王 就是這車! (衆伸首望牆外)

孩甲 放麼?

女丙 外面放去，外面放去。

〔二孩取爆炸下。〕

(外) 放麼?王奶媽?

王 放等一等吧!

(外衆孩聲) 放!放!放!

〔爆竹聲。〕

〔外衆孩拍手唱〕 爆仗飛得高！

內衆人 咱們大家運氣好！

〔外衆孩拍手唱〕 爆仗跳得遠！

內衆人 好運綿綿壞運轉！

〔外衆孩亂叫〕 哦，哦，運氣好了！運氣轉了！〔外鞭炮聲〕

女甲 噯？你們小姐呢？

王 接姑爺去了吧，沒看見。

村夫乙 咱們也接去！

女乙丙丁 〔手障着眼睛望牆外遠處〕來了！來了！

王 人來了？！

女乙 車停了。

村夫乙 咱們也接去！

村夫甲 去啊？

王 去啊！

女甲乙丙 去啊，去啊！

老婦 咱們去啊！

〔衆一哄出門。門外狗亂叫。許多孩子雜亂的嚷着：「方先生回來了！方先生回來了！」聲音漸漸兒遠了，聽不清了。

〔沈惠連百無聊賴的從堂後面出來。在階石上站了一刻。慢慢兒踱到槐樹底下。她一手抱着樹幹，頭靠在樹上。癡癡的望着飛舞的楊花。

〔王奶奶急忙忙又從院門進來。

王 咳！小姐你在這兒！

〔沈如夢初醒，呆呆的瞪着奶媽。

王（頓脚）姑爺來了，都接他去了，我說你早去了呢！——我因為想起這兒沒人，門都忘了關——怎麼？一個人在這兒！

沈 不來呢。

王 車都來了，看看。（點足，兩手障目）

沈 不會是這趟車。

王 你說姑爺這班車回來呀。

沈 我說過麼？怕趕不上吧。

王 早知道不來呢，咱們倒沒趕進城接去。

沈 除非你愛走交岔路。唐先生來信，叫咱們在家等。

王 那麼你沒出去——才剛就在後面——我們放爆仗，沒聽見？都在湊熱鬧呢，說吉利

話——

沈 難爲他們。

王 也是人家好意啊，總得討點兒吉利。清白晦氣的，牢獄裏關上一年多了。結親不到一年，倒關了一年多。

沈 難爲他們好意。

王 (湊近看沈臉) 怎麼了？

沈 人要回來了，他們也來熱鬧了，平常他們想念景山呢！

王 那也不能怪他們——

沈 潘大胖子擠掉了姑爺，他要是自己做了姑爺的事，他們不說他好，能幹和氣！

王 那混蛋！

沈 看看，這破廟，不是潘大胖子來了改的！那瓦房，不是潘大胖子來了造的！這兒鄉下少了一個方景山麼！

王 這句話就對了。我對你們說過多少遍呀：要教書，那兒不能教，要開學堂，那兒不能開，一定要找到這麼個鄉下破廟裏來！晴，可記得你做新娘子才來的時候呀，天又下雨，

東也漏，西也漏。真是一個千金小姐嫁到破窰子裏來了。

沈 奶媽媽，我沒請你跟了來。

王 不是我在怨哪。我替你冤！唸了一肚子書，什麼用啊？到這兒來教鄉下姑娘們編籃子，編筐子，繡花。她們那一個不比你能幹多呢！她們躲這兒來玩，省得在家刷鍋煮飯洗衣裳。誰要你們什麼改良，什麼服務的！化了嫁妝錢，替他們包包凍瘡擦擦紅藥水。爛洞兒大了，還急得直叫奶媽媽！

沈 (恨恨) 噯，那一天可以別幹這些倒霉的事了！

王 呀！這又奇怪了！姑爺給抓了去，我橫說豎說，叫你回娘家去吧，你肯聽麼？唐先生也勸你別住這兒，到城裏去，你肯聽麼？

沈 我就讓潘大胖子！他害了姑爺，我就由他擺佈！

王 那你也算稱心的了，潘大胖子鬥不過你呀！憑他多險的心腸，憑他城裏牽線多，葉三老爺出來拍肚子，這兒公地他買下了，嚇，潘胖子，只好滾他的蛋呀！這是葉三老爺的

地，葉三老爺的房子了，葉三老爺要你替姑爺，沒要他！（拾起掃帚掃地）

沈 我偏不讓他！不讓他拍上葉三。你們怕潘胖子地頭蛇，我可不怕他！

王 得了，人怕鬼，鬼也怕人。我看你們到了鄉下來，就忙一個潘大胖子。沒了他，事情做不成。有了他呢，今兒是潘大胖買東西打了回扣賺了錢，明兒又是潘大胖家裏新蓋的豬圈開了公賬——

沈 嚶，奶媽媽呀，這就是方景山的偉大使命！他的最高理想！這也是我不聽了爹爹媽媽話到這兒來幫他幹的高人幾等的大事業——管着一個潘大胖子的豬圈！看我們多成功！年輕好時候，換來那麼個成功！潘胖子走了，景山回來了，還有人替他放爆仗說好話！嚶，奶媽，我也該得意了！該樂了！

王 （疑疑惑惑）你在說笑話？

沈 看我多樂！我在說笑話！

王 （熟視沈）你算說反話呀？我也不懂。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對你說吧，那兒的蚯蚓吃

那兒的土。你們搶了人家飯盃兒，擋了人家的路，人家不恨得咬你們。你們不當心呀，不止一個潘大胖會放野火說姑爺是無法無天的什麼黨什麼派。看着——

沈 嘁，我們再不回城裏去，還要給抓去呢！

王 （急按沈嘴）好晦氣的話，小姐，你怎麼的？

沈 那不是你要說的話麼？你怕晦氣，今兒得躲着去，監獄裏出來的人，一身都是晦氣呢。

王 （連吐唾沫）我怕什麼？我沒跟你進監裏去看過他！晦氣他不帶回家，出來剃個頭，洗個澡，開了光，裝了金回來呢！

沈 他有那麼些閒功夫。

王 唐先生會去招呼呀！有唐先生在那兒呢，你包在他身上。

沈 你說唐先生接了姑爺一同回來？

王 總該一同來了。爲了姑爺，叫他鄉下城裏一來一去的趕了幾百趟了。錢用了多少別說，風裏雨裏東奔西走的辛苦別說，心思拌掉多少！你算算總算姑爺還有兩個朋友！

城裏一個唐先生，又現成是律師。鄉下一個葉三老爺。現成本地的財主。

沈 葉三算什麼！他也配得上朋友。

王 不是他買下這兒公地，幫你趕掉了潘大胖子，你還能住下不走麼！這兒三尺地面上，誰不看他臉。這兩年來，不是靠他照應！魚啊，肉啊，老送給你吃！

沈 我吃了他的麼？

王 不吃是你客氣，人情只在啊——我說錯了麼？

沈 你從來不錯。

王 幹麼呀刺毛虎似的！——（湊近沈臉細看）姑爺還不來，不是我耽擱了他呀，我也在等啊。你看，衣裳床舖，都搬出來晒了，雞早上殺了煨在火上了。嚶，我也在等得心上發燒啊！

沈 你發燒去，我不發什麼燒。

王 唷，唷，還裝出這付張致來！你不等姑爺回來！

沈 嘔，奶媽媽，這句話說到我心坎兒上來了。

王 哈哈，千煮萬煮的雞子兒，老嫩了！做小姐的時候，倒是老皮老臉的不害羞。老爺嫌姑爺窮，你偏要他，也不怕人說。這會兒倒又裝出這付勁兒來，不在乎！信你！怕奶媽媽笑麼？

沈 不怕你笑，也不怕你信我！說給你聽是叫你信我麼？我心上撐滿了裝不下，吐一句出來，自己輕鬆輕鬆。

王 小姐，你在跟誰發什麼脾氣麼？

沈 跟我自己。

王 這一年多沒個姑爺在家磨你，我們反把你脾氣慣壞了。

沈 你們你們誰？

王 葉三老爺不趨奉你？

沈 我要他趨奉！乘景山不在家，他來趨奉！

王 我不慣了你還有唐先生——

沈 (微笑) 唐先生怎麼慣了我?

王 他對你那麼客氣——

沈 客氣? 客氣。——(嘆)

王 我們慣了你，回頭姑爺來了，你對他鬧脾氣去，那可——(搖頭)

沈 我後來還跟姑爺鬧脾氣麼?

王 是啊，要越來越和氣才對。

沈 媽，奶媽媽，他要說這桌子是圓的，我也說是圓的，他說是尖的，我也說是尖的。他說是

天下第一，我就說他天上也是第一。——

王 不好麼! 這會兒也知道夫婦團圓，是好福氣了。

沈 他是我的十字架，我得揹着走。

王 什麼架?

沈 挑上我自己挑選的担子，走我自己挑選的路。那是我的份兒。

王 什麼胡說八道！

沈 (頓腳恨恨) 我這時候才知道我那麼恨他！

王 還恨什麼？一會兒姑爺就回來了。

(唐叔遠推門上。)

沈 唐先生。

王 我們姑爺呢？

唐 給他們搶去了，聽！

(外遠遠的許多孩子在嚷「哦，哦，方先生回來了！方先生回來了！」)

唐 路都不能走。我繞道來的，他們搶了景山去開歡迎會了。

王 小姐，小姐，咱們前頭去看歡迎會去！

沈 那麼些人圍着他呢，去幹麼。你要去，你去。

王（開門向門外大聲）姑爺，姑爺！（急匆匆的跑出門去）

唐 該怪我讓送得不好，——給他們一個浪頭捲了去，簡直沒辦法。

沈（背着臉）太失望了。

唐（認真）我真抱歉，——可是，總算回來了！等到天晚，也不過個把鐘頭了！方太太咱們該慶祝成功！

沈 假如成功值得慶祝。

唐（詫異）怎麼說？

沈 還有比成功更沒味兒的事麼？什麼有意思的事，什麼有價值的事到成功了，就是完了。碰了壁了。不能再做下去了。

唐（詫異的看着沈）好在你們倆的事業，離成功還遠着呢。

沈 我們倆的事業——我不承認。

唐 你們不是志同道合麼？

沈 志同道合！（笑指飛舞的楊花）唐先生，你看那一朵楊花，牠的志願是要飛上天去！

唐 （笑）一個人就那麼可憐！

沈 就跟草木一樣。春天，太陽裏開着花兒，春風吹得牠亂飛，——什麼理想，什麼戀愛，不過是春天的太陽，春天的風，明兒掉下地，抽了芽，生了根，不過是一顆種子——假如環境讓牠活着。

唐 （強笑）這『植物哲學』什麼時候想出來的？前年你跟潘大胖子鬥法的時候，你不像植物。

沈 有不安分的植物。飛呀飛呀，以為自己有多大力量，自己做得主！安分的，穀子麥子，早悄悄的把自己爛在泥裏做下一代的肥料了。

唐 可是我佩服景山的，就是他自以為能做主。我就愛他那股傻勁兒。

沈 傻勁兒，他不妨有呀。他也該知道他不是天地間少不了的大偉人，担着什麼偉大使命來救人的。

唐 就因為他有那自信，才有那傻勁兒。

沈 他只信他自己。他從來不能從別人眼睛裏看自己！從來不承認別人心目中的自己。何必到別人眼睛裏去看。別人眼睛裏，他不過是一個不知世事，不切實際的傻子。他應該回城裏去，鑽謀一個小事情，安身立命去。——噲，真的，差點兒忘了，我去接景山的時候，碰到他的堂兄——景淵，是不是我告訴了他，他說今兒沒空，明後天到鄉下來看你們呢。

沈 誰要他來！

唐 大概就是要勸景山回城裏去。

沈 要他們管！他們懂什麼！無論景山怎麼樣沒經驗，沒學問，不知世事，是個頂叫人受不了的有志青年，反正他們不配來教訓。他們只知道賺錢養家，生男育女，馴良的好動物。咄！他敢來！我問葉三借那一羣狼狗來咬他！——看他敢來！

唐 （笑）幹麼那麼激烈。才在說景山不能從別人眼睛裏看見自己！

沈（任情的）我今天不愛講理！我今天什麼都別扭！什麼都別扭！

唐 因為消息太突兀——我自己也覺得——覺得——是裘老頭兒的書記突然打電話來說放了，想不到那麼快。希望得太長久了，忽然又那麼容易，好像咱們一年來的心思都錯得冤枉。——早知道——

沈 可是誰那麼聰明，會早知道。——早不該讓景山給這兒鄉下警察抓去。我要跟那兩個混蛋拚拚死活——

唐 你也拚不過，他們有鎗。

沈 我就沒有（牆上移去一塊磚，牆洞裏掏出手鎗）看看！

唐 這手鎗那兒來的？

沈 這是紀念品。（把手鎗放原處）一個紀念品。留在這兒壯壯胆子的。——都是奶媽抱住了我。我要早使用了牠，別讓景山在這鄉下抓去，城裏不至于像這兒沒王法，不會鼻子裏灌醋，身上燒香洞，逼得景山招供。

唐 你要跟他們拼，你自己也不保了——

沈 嚶！我寧可那時候死了吧！省了今天——（忽住嘴。瞪着唐，驚駭自己會說出這句話。

——低聲）我一心一意的等着今天，等他回來，可是這時候我一點兒不希望他回來！我怕他回來！我不要他回來！（急又咽住）唐先生，我在胡說，我在胡說。

唐 因爲你太樂意了，反覺得不自在。——好好的歇一會，景山就來了——（取帽）我走了。

沈 走了？不等景山？

唐 我特爲來辭行的。

沈 辭行？

唐 我有點兒事，要到北邊去一趟。

沈 那麼急？就來不及等景山回來？

唐 我已經跟他說過了。

沈 啊——什麼大事沒聽見你說起過？

唐 突然有點兒事。

沈 啊！突然——幾時回來呢？

唐 不知道——也許——不知道——

沈 『一時不會回來。』

唐 一時不會回來。

沈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惠連抬起頭來，她挑戰的目光，直射進了唐叔遠的眼睛。叔遠慢慢兒轉開眼光，低着頭——惠連伸手給唐——低聲）唐先生，再見了，（握手）我告訴你我為什麼今兒覺得什麼都別扭。——因為我知道你要走了。

唐 你知道——？

沈 我早知道的。我早知道有那麼一天，你突然要有事走開。

唐 為什麼早知道——？

沈 爲什麼！爲什麼！我應該知道，我自然知道，我一向知道。

唐 希望我沒告訴過你。

沈 除了你的嘴。

唐 沒知道我是那麼個可憐的透明人兒。

沈 不，你不透明，是我在胡猜，我在胡說，——我在胡說些什麼——

唐 你沒說什麼——方太太再見了——

沈 再見了，唐先生。你所記着的我，當牠一捆廢紙，把牠藏起來，埋得深深的，再別翻出來看一看。

唐 假如我能夠。

沈 因爲我從來不愛看過去的自己。總叫我討厭她，看不起她，爲她羞得流汗。因爲你要走了，把你記着的我帶走了，你得答應我——把牠埋得嚴嚴密密。別再翻出來看，我託給你的。

唐 好吧。像埋在山裏的寶貝一樣穩。你放心。

沈 我就覺得你是一座山似的穩，我自己就是風風雨雨裏掙扎着的小樹。這一年安安穩穩的種在你的山隈裏——可是，從今天起，我又得——（笑）是你護得我太好了——咱們再見了——假如會再見。

唐 假如。

沈 還有——

唐 嗯？

沈 沒什麼——我忘了——

〔二人相視默然。唐決然下。沈呆立，癡癡地看着唐後影。〕

〔葉三上。扭唐同上。〕

葉 來，來，來——慢走一步。有你唐先生在這兒，方太太還肯賞臉。

唐 可是葉先生，我有事要走了。

葉 慢走一步，慢走一步——（向外）老金，往那兒去挑進來！老金挑滿担雞魚肉上。

沈 站在階石上，遲疑地看着那担禮物）

（老金停担，坐扁担上。）

沈 葉先生，這——

葉 別說下去了，別說下去了——你再客氣，我就說是看不起我。

沈 那兒的話呀——葉先生——

葉 別說了，別說了——我知道，我面子不夠——進門碰見唐先生，哦！我說，好了！有唐先生有面子的人在這兒呢。我說不上話，他的舌頭是有片兩的。

唐 （笑）抵不上你的胳膊有片兩——

葉 那有什麼用啊！我們鄉下人罷了。雖然祠堂裏供滿了做大官的祖宗，畢竟我們是鄉下土貨，不比唐先生有談吐——方太太就肯賞臉陪着說閒話！

沈 您賞臉跑到這兒破廟裏來！

葉 方太太，不說客氣話——這是我的生日酒，知道請不到你，特爲挑了來的——唐先生，你就替我說一句好話，叫她別客氣，別老給我沒臉了。你說一句話，方太太都答應啊——還是有附帶條件，一定得唐先生今兒不走，也陪着一同喝酒。

唐 (怒) 葉三——

沈 (陪笑) 葉先生，您就不讓我說話。沒知道是您好日子，我還以爲這是您跟景山接風來的呢！

葉 景山什麼？

沈 景山回來了，回頭我們跟您拜壽。一同喝您的壽酒。唐先生有事先請吧。

(唐對沈招手，下。沈目送唐出。葉什麼都沒有留意。)

葉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方景山回來了？

沈 回來了。

葉 啊？怎麼會？

沈 唐叔遠救他出來了。

葉 唐叔遠啊？他真心救他？——哈哈。這會兒朋友回來了，可以多多來往啊？方便些！

沈 他有事出遠門了，不來了。

葉 （詫異）哦？——唐叔遠，他有女人的麼？說是沒有結婚呀。

沈 這個不干咱們事。

葉 說是他娘愛賭錢，還有許許多多姐妹，都流水似的會花錢。他賺多少化多少。所以還沒娶親呢。

沈 葉先生那兒探聽來的這些話？

葉 我們老金的兄弟在城裏開汽車，就在他們隔壁。他們家事，我都知道。

沈 他媽媽愛賭錢？

葉 脾氣還壞。

沈 姐妹很多？

葉 都打扮得妖妖嬈嬈的，有幾個嫁得很闊——嘚，大概看慣了城裏女人——心上有人了。

沈 那是他的事。

葉 哈哈——他跟方先生倒是好朋友？

沈 同過學，——這次是他知道了景山的事，自己找來幫得的——他是律師。

葉 嘚，很好。——很好，很好。——方先生已經來了？

沈 在前面，他們在開歡迎會。

葉 嘚！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怒聲向老金）你坐下了不想動了？不想回去了？

金 挑後頭去麼？

葉 誰叫你挑後頭去倒空了担子回去啊！

金 早着呢，月亮還沒上來呢，您說在這兒吃了晚飯回去啊。

葉 誰說的？誰說的？搬出來，快空担子挑着回去！

沈 呀，葉先生不在這兒喝酒麼？

葉 我有事呢。——可是方太太，有一件事我正要通知方先生，他回來得正好。——方太太，你知道的，這個地方，本來是鎮上公地，潘大胖子要來接辦的時候，是我拍出錢來，把這房子這地買了下來，才讓你管下去的。可是這一年來，這一筆經費太大了，我實在虧負不起了。——

沈 呀，葉先生，上次你說要怎麼樣擴張，怎麼改造——

葉 上次是上次的話，現在我沒錢維持下去。

沈 那麼葉先生預備——？

葉 這地方另外有用——方先生既然回來了，最好——你們後面的住房，都可以還我了，我這兒要翻造呢！

沈 葉先生——

葉 老金！東西都搬出來了？回去。

沈 葉先生，這許多東西，我們不能領。——我們——（外人聲嘈雜）

（奶媽上，側身讓方景山上，急關門。）

王 （向門外）回去吧，我們姑爺要歇歇了。（外推門打門，王靠在門上）

葉 （正眼不看景山）嚶，讓我們出去呀！

王 哦，葉三老爺！（向方）葉三老爺頂照應我們小姐的。——這就是我們姑爺！葉三老爺替我們姑爺接風來了？

葉 方先生，久仰久仰——

方 葉先生。

葉 一點兒小東西——

王 不坐會兒？我沏茶去。

葉 沒功夫了。老金！（岸然下，老金隨下）

〔沈惠連生了根似的站在上面，怕懼的看着景山，好像是一個不認識的生人。〕

方景山 惠連！惠連！——（迎上）別讓我一交摔醒了，你還是不在我旁邊。

沈 （向前，閃開景山）景山，我趕不及來接你。

方 我不要你接，我不要你接。我要你在這兒等着我，在咱們的窩裏。

王 姑爺餓壞了吧？我弄晚飯去。

沈 我去。

方 惠連——

王 （惱）這點兒事我都不會了！要你去（下）

方 惠連，（前抱沈，沈閃開）可不又是抱個空。嚶，惠連，惠連。不知多少次，不知多少次，我

才看見你，你就溜了。總是差那一點兒我抓不住你；（注視沈）不認得我了麼？怕我

麼？（苦笑）這是個監獄裏新放出來的犯人！

沈 景山，你累了。歇一會兒，吃點兒東西——

方 我歇得還不夠麼！歇了一年多了。我什麼味兒沒嚐過，還想吃什麼（走向沈，沈避入堂內）惠連，你變成一個生人了。

沈 景山，你別——別——（躲閃）咱們有話說呢。

方 說話！你不在我旁邊的時候，我心上直在跟你說話。還叫我一個人對自己說話？惠連，你過來，給我一個實實在在的真的你！我總害怕，怕一輩子抓不住你，我抱住的總是一個影子。——（逼近沈）

沈 （退）景山（強笑）別做出這副樣子來——

方 （忽見母靈座，停步端詳母遺像）這還能是假的麼！這是等着我回來的媽媽！我夢裏從沒有看見那麼廢酷的實在。（瞪視遺像，失聲哭——止哭向沈）惠連，惠連，從前你怨我心上只有媽媽。今天可以回答你了，先在我心裏的，她先走。可憐媽媽，白有了兒子，不肯做好兒子，拖她到這地方來。不夠——還叫她牽心掛肚——一個人孤凄凄的——

沈 我跟奶媽時時刻刻陪着。

方 可是我不在——

沈 她一病就糊塗了，並不明白你不在這兒。我怕她也許有一個清楚的時候，也許有什麼話，所以不敢跟奶媽輪流。幾天幾夜，我一直陪在旁邊，——

方 可憐媽媽會忘了兒子在什麼地方，她心上是怎麼也不肯死的，她還要等我回來呢。

沈 我把她送進城裏會館去了。

方 零零仃仃的——噯，兒子，兒子！是我，不安本分，白叫她爲我辛苦了一世。犧牲的不單是我，還有她。——惠連，我沒有權利也犧牲了她！

沈 你沒有權利犧牲任何別人。

方 可是還來得及麼？你有父有母的人，你不懂得。我以前還是泥裏的筍，現在長成了竹子了。護着我的皮兒，一層一層的都掉了。我不再是肥嫩的筍，我得做堅韌的竹子。

沈 可憐的風雪中的英雄！可憐的孝子！

方 孝子，現在無可孝了。英雄，我是個一無所成的廢物。活着是白活的。死了，世界上也不
少了我。——惠連，要是沒有你，我再沒有力量活下去。過來，惠連，我要像野獸似的吃
了你，讓你的血流到我的血裏來。給我一點兒熱力。

沈 你早已吃掉了我，消化了我，所有的我，都變成了你，你！（躲避開）（恨恨）可憐
的！你！可憐的你！——你沒有權利犧牲了任何人，可是你要吃掉我，因為你說愛我！
呀，惠連，惠連，怪我犧牲了你麼？到這兒來做事，是你自己的意思。我只知道愛你。你我，
我你，咱們還分彼此麼？你的志趣就是我的志趣。你的力量就是我的力量。我的成功
就是你的成功。從今以後，惠連，我祇有你了。

沈 我，我早已沒有了，成了你的一部份。除掉你消化不了的那一點點兒。

方 （失望地看着沈）那一點點兒！你那麼大一個，硬得像一塊鐵，冷得像一塊冰。

沈 （強笑）怕你吃了我——嚶，進去歇歇吧，別站在這兒嫌我了，我要不像一塊鐵，這
一年怎麼撐？我爲你把家裏人扔了，他們沒找我回去，我還是什麼嫩芽兒麼？

方 你曾經是我擘下的一個嫩芽兒，你現在是我的金箍棒了！（抱沈）嚶，惠連，這才是我的連惠了！（沈倔強地側過臉）可是誰知道我抱的，不還是一個影子。你從來沒有完全給我，你永遠不會完全是我的——回過臉來，眼睛看着我，我心上的話，不能說。讓你的心貼着我的心，讓我心上的話，自己流過來。

沈 （撐拒）我都知道。

方 你不知道我多麼感激。沒有你，沒有叔遠，我還有今天麼？秋天一場大病，我準給糟場死了，媽媽病的時候，我可以急死，沒你們，我早失望死冤屈死了。死了，什麼希奇。誰知道天下糟場死了一個人！可笑我偏又抱着那麼大希望，担着那麼重責任。

沈 天沒讓你死。

方 有你活着，我怎麼肯死！天下有你還有叔遠這樣的朋友，我也值得活着。惠連，我告訴你。這一年來我也細細想過。怎麼能說這是個醜惡的世界。不經過這次磨難，我怎麼會知道你這樣勇敢，你是這樣堅固，自始至終，沒有一點動搖的支撐我。我怎麼能知

道叔遠會忘了自己的利害，不顧一切來救我。怎麼說天是殘酷的。他借了這小小的苦難，給我這許多慈悲。

沈 願天也可憐我。

方 所以我回來了！惠連，我回來了！從今以後，咱們再不必分離了！

沈 從今以後——

方 數不清的日子！每天走近咱們理想一步。惠連，有一天，這個小小鄉村，會變成一個模範鄉村。讓大家看看，鄉村應該是怎樣的！總有那一天，叫一切笑咱們的人知道，咱們沒有爲吃爲穿，白活了一輩子，就算咱們是傻子，也是傻不可及。

沈 可是我不傻。別說『咱們』。我一點兒不傻！

方 （很清楚的看出沈在嫌他避他，推開沈）那你就是個頂可憐的，自以爲聰明的笨東西，自以爲什麼都看透了。都不值得做。

沈 又不能不做。

方 那你就完了（很高興的走開了）

沈 也許——（王奶媽上）奶媽媽怎麼？

王 雞爛了，肉也爛了，再煮就出油了。

方 奶媽，我只想一碗咱們天天吃的稀飯，你自己做的鹹菜——

王 哦，今兒好東西多着呢——（忽見階下禮物——魚肉等）啊呀，小姐，這許多東西怎麼辦？

沈 搬後面去——

王 有幾天吃的。（搬物下）

方 那人叫葉什麼？難爲他一番好意。明兒弄了菜請他來吃，

沈 不必請他。

方 還有唐叔遠。

沈 人家忙着要出遠門了。

方 明天還不走呢！

沈 他沒功夫來。

方 他爲我也要抽出點兒功夫。

沈 趕不及請他來。

方 我立刻寄信。

沈 可是，景山，何必呢？我希望咱們兩人一起。沒外客。

方 （不耐）今兒是我跟你，咱們倆。明天約叔遠來，我還沒跟他暢暢快快的談過，我要留他好好兒多住幾天，放他走呢，順便還請了那個姓葉的，就是他的東西。

沈 景山，我想霸占着你——

方 你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女人！你不懂得愛，偏又喜歡調情。霸占着我，再度蜜月麼！可惜我沒有什麼心情跟你一試一探一逃一躲追呀避呀哭呀笑呀的談情說愛了。我的春天已經過去了。你也不再是嬌嬌嫩嫩的小女孩子了。——

沈 沒功夫講愛情，只可以談事業了——可是我不愛你那事業！

方 惠連，你是女人，你妬忌丈夫的事業，講事業就是不愛你，妬忌丈夫的朋友，有朋友就是沒有你——不是我不感激你，要是沒有叔遠，你能幫我多少！現在我回來了，你就逼我推開朋友。

沈 我沒有逼你，我不過想——

方 你叫人不忍煩！

沈 嚶，景山，我真不是個好太太，怎麼把你的脾氣都忘了，我怎麼能夠違拗你！

方 你不用拐彎抹角的，我早已說過了，咱們都不是年輕人了——一生一次渡蜜月，儘夠了！

沈 你說得很對——明天請唐叔遠來，請葉三來——

方 嚶，惠連，不生我的氣？我性子還是那麼暴躁——我才剛的話不過跟你搗蛋，你不當我真？

沈 差一點兒忘了，差一點兒當真了。

〔王上。〕

王 晚飯開那兒？

沈 問姑爺。（下）

方 惠連，惠連——（下）

王 （奇怪地看着他們背後）又鬧了？

—幕—

此
页
空
白

第
二
幕

此
页
空
白

景同第一幕。

幕開，牆外的頑童在把石子泥塊扔進牆來，王奶媽又着手在院子裏鬧。

王 嗨！嗨！幹麼誰？——（外擲泥塊）好啊，當心啊！誰把東西扔我們這兒來？

（外） 你們這兒這兒不是你們的！

王 （墊了凳子往外望）咳，這不是阿龍，小魚兒，你們幹麼？

（外） 我們玩兒。

王 玩兒？誰教你們這樣玩兒的？摔得這兒滿地泥土。

（外） 我們玩兒，不干你事。

王 你們鬧，告訴你們爹，放了學不回家，在這兒摔石頭擲人。

（外） 怕你告訴，我們要扔呢。

王 要扔，別處去！到我們這兒來，當心！我告訴方先生（方上）

(外) 方先生不是好人!

王 什麼?!

(外) 方先生不是好人! 這地方不是方先生的!

王 阿龍, 你好啊! 昨天你還替我們放爆仗說好話呢!

(外) (兩三人齊聲) 方先生不是好人, 明兒就叫他滾, 滾!

王 好好, 好好, 你們當心着——(回頭見方, 大聲) 姑爺!

方 奶媽, 你在幹麼?

王 聽聽, 這些野人! 昨兒把方先生捧上天, 今兒就在罵人。

方 別理他們。

王 也不知是誰教他們的。

方 嚶, 奶媽, 你就跟他們一樣! 大廚房裏只小姐一個人在忙呢!

王 她忙! 她坐在灶倉裏, 眼眼看着火舌頭做夢呢!

方 啊呀，那你還不幫她去？

王 她趕我出來掃地的。

方 一會兒客人就來了，別趕不及——

王 小姐說今兒沒客人，沒人來的。

方 （怒）怎麼沒人來？咳，爲什麼沒人來？（葉上）

王 哦！可不是來了！葉三老爺來了！（下）

方 葉先生請進來，請進來！

葉 不客氣——我找方太太。

方 她在後頭，請坐一坐。

葉 （躊躇）方太太想必已經告訴您了。

方 是的，我知道了。所以今天特利要請您來談談。事情可以有許多新的發展，值得重新斟酌。

葉 可是我沒功夫。我來提醒你們一聲。

方 這事對於葉先生有很大的利益。我已經約略寫下了一份計劃書——葉先生，也許我該介紹自己——我是一向研究農村經濟的。我在這兒雖然只辦了一只小學校，添了這一班學手藝的，那不過是我的初步，站站定脚跟的意思。

葉 嚶，我早已聞名，久仰得很。

方 豈敢，從前一向荒謬，沒有早來拜見過，這次多承葉先生照應內人。

葉 笑話，笑話。

〔沈惠連上站在後面聽着。〕

方 我不知道怎麼樣兒報答，只能拿葉先生對我的心，作爲鼓勵，我願意盡我一生，爲這地方上効勞。

葉 方先生不必放在心上。這地方——

方 這地方是頂合理的。不太大，不太小，交通又很方便。

葉（不耐）我已經對尊夫人說過——

方 葉先生忙什麼。何不請坐下，咱們細細談談。

葉 對不起——

方 葉先生實在不得空，請等一等（從口袋中掏摸出一疊紙）在這兒。葉先生不妨拿去研究研究，我的計劃書——一個粗稿，昨兒晚上隨便記下的。

葉 這個我不懂的。

方 葉先生好客氣。這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大概。也許，看着覺得不夠具體。可是我心裏的稿子，夠詳細的。我已經靜靜的想了一年多了。配上我一點兒學理和四五年的經驗，我覺得很有實驗的價值。更相巧的是這村子上有葉先生這樣熱心的人，又有能力。那麼，方先生，您弄錯了。我實在沒有力量維持下去。（欲出）

方 葉先生何妨帶去看看，慢慢兒還我。假如葉先生看着覺得——嚶，咱們慢慢兒再說得了。（將計劃書強塞與葉）

葉（不得已接紙塞懷內）別讓我給丟了。

方 丟不了。我心上有底稿——

葉 再見。

方 要是葉先生覺得太簡略，我可以詳詳細細切切實實講給你聽——有空請過來——今天你不能來，實在掃興，我們就偏了你的好東西了。

葉 什麼話！什麼話！（下）

〔沈由暗處出。〕

沈 景山，你那計劃書給他了？

方 只怕他不看。

沈 他懂什麼。

方 怎麼會不懂。簡單一句話，不過是加點兒科學管理。有什麼難懂的他自己的好處，總能知道。我要有田有地，我立刻就做。

沈 景山，這個人不是你的朋友。

方 自然不是我的朋友，我還看不出來麼？可是那有什麼關係。一定要朋友才能共事，那就太難了。一個做事情的人，要把人家的意思放在心上，還能做什麼事麼？讓他們反對，笑罵，不以為然——別理會。像坦克車似的，不顧一切阻礙，往前滾過去！祇要你滾上去就壓平了。我何必要他做朋友，我祇要他跟我站在一個方向，把他的力量合在一起——（唐上）哦，叔遠，叔遠，我知道你會來的！（握唐兩手）我在等着你呢！（沈低頭下）嗨，惠連！你說不會來——呀！惠連呢？——哈哈，她輸了，她跑了！

唐 因為我告訴她立刻要動身——

方 可是你得爲我來！我一定要你來！我一定要做的事，我就做到。

唐 景山，我慕羨你的自信。

方 除了幾分自信，這世界上，我什麼都沒有。

唐 有了自信，事情已經一半兒成功了。

方 什麼自信，也不過是強壓着自己，非做到不可。也是怪費力的。——失望呀，頹唐呀，省力着多呢——我說那是精神上的偷懶。

唐 我佩服你！

方 (笑) 我非得叫你佩服不可啊，以後我活着的日子，都是你給我的了。我敢偷懶麼！

唐 這話太重了。

方 叔遠，叔遠，大德不言謝。我不敢說我心上怎麼感激，怕牠舌頭上托出來的，都太輕了。我是一個靠自己掙扎出來的人。嚐夠了世味人情，我在失望中提鍊出來的一點兒自尊一點兒驕傲，以為就能夠維持我做一世人，可憐我白活了那麼大，竟沒有知道天地間真能有不自私的同情，忘掉了自己的愛。

唐 (笑) 景山。你要逼我自以為是你的救命恩人呢？還是要我裝出施恩不望報的聖賢人樣兒來？我不過是頂私心的護我的朋友——

方 可是我們也不過平常交情，你看不起我的理想。我看不起你的成功。

唐 我成功麼！我担子太重，家累太煩，我不能有理想。

方 我現在知道這也是你的近人情。你爲了你母親姊妹的犧牲。

唐（窘笑）嚶，景山，別儘叫人怪不好意思的。——咱們就在這兒吃飯麼？我就坐了。（坐）

方（笑，坐）我也變成地道的傻瓜了！叫你站着，聽我說這些不必說的話。（奶媽托盤上菜斟酒）奶媽媽，叫小姐快來吧。

王 我早對她說，我來，我來，不用他忙——（憤憤）我們現在是靠不住的了，煮幾個菜都不會了！沒看見過請客的——（下）

方 哈哈，看看我們的奶媽太太！（向後大聲）惠連！惠連！（回坐原處）叔遠，惠連現在還恨你眼睛裏沒人麼？我總記得她第一次來看我，氣呼呼的，說你對她滿臉不以爲然，好像女人都是些沒用的奢侈品，丈夫的什麼災難都是女人害的。

唐（笑）那是因爲我從沒碰見過她那樣的人。

方 是麼？你也沒碰見過！一萬個裏邊沒有一個會像她那樣——那樣——嚶，叔遠，我從認識了她，才知道我能那麼瘋的愛一個人——你說我有自信，可是那一遭，我什麼自信都沒了。我簡直是——（搖頭）——現在回想，真瘋得有意思——你知道——

（笑）我預備自殺了，手鎗都備好了。

唐 哦！（指牆洞處）那是你的手鎗？

方 是啊，你也看見了？我有一個表哥是軍人，我從他那兒弄來的。我準備自殺！哈哈。

唐 浪漫的事都是你做的。

方 一點兒沒什麼浪漫。那支鎗不過成了一件紀念品。可是，嚶，叔遠啊！那時候！半癡半醉，心裏頭甜醇醇暖融融的，叔遠，你怎麼不戀愛？你要爲了家裏人，也放棄了這一點，你活了一世，祇嚐到些糟粕。

唐 怕我得犧牲了這一點。

方 我勸你別！並不是我勸你自私，我正要學你的不自私呢——可是有些事，你怎麼也

不能跳出一個自己，並且你也不必強壓下自己。要有了自己，才能給人家用。正好比豬要養得肥了，才配宰。蘿菔白薯，長得大了，才能讓人吃。你要是從來沒有爲了一個愛人發過瘋，你這人，只有一層空皮兒，萎的，癘的——

〔惠連托盤上菜。她眼光怯怯的移上了叔遠的臉，可是碰到了他的目光，立刻避開眼睛。叔遠也避開了臉。〕

方 真的，叔遠，千萬別爲任何人犧牲了這一點。別爲任何人犧牲了戀愛。（拉沈）惠連，你說可是不是？

沈 讓我走，我還有事。

方 奶媽生氣了，你搶了她的地盤。

沈 （擰手）我一會兒就來。（下）

方 （獸獸的看着沈後影，半晌）叔遠，你看我變了麼？

唐 你瘦多了，憔悴多了。

方 很可厭吧？

唐 (笑) 爲什麼？

方 (苦笑) 我覺得那樣，(默然良久) 你說我有自信，可憐我一點兒自信也沒有——我只覺得自己很可厭。嚶，你不知道這一年來把我磨得多麼看不起自己，誰都瞧不起我，誰都厭棄我！

唐 你還沒恢復——

方 恢復了也留着一個大疤，不是平平滑滑的好皮膚了。我唯一的安慰是——嚶，好容易你來了，對你哼呀哼的歎氣，好沒意思。——我告訴你，叔遠，我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計劃——

唐 那麼快又在計劃了？

方 我是個不倒翁精神。你和惠連是沉住我的那團鉛餅子。

唐 你太太是。我怎麼混在中間——怎麼個計劃？

〔奶媽憤憤上，喃喃自語，賭氣地坐在階石上。

方 我有一份寫下的——（掏摸身上）我拿給你看。（欲下，忽見奶媽）奶媽，怎麼了？

（奶媽不理，口中喃喃不休）（向唐）我進去一趟。（下）

〔沈上站在後面。

沈 奶媽媽，奶媽媽——

王 （賭氣）我歇着呢！

沈 不得了了。奶媽媽，你快來！

王 也要叫奶媽媽了！

沈 快呀，奶媽，你歇不了！

王 （笑，起身）我對你說！（下，回頭）你就安安頓頓坐着去吧！

沈 （低聲）奶媽，姑爺呢？

王 後面。（下）

沈 (略遲疑，走近唐，責問的口氣) 唐先生怎麼來了？

唐 景山叫我來，我沒有理由不來——明天我就動身走了。

沈 因為景山叫你來？

唐 因為景山。

(默然相對。)

沈 (突然掩面坐下，兩肘支在桌上) 可是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唐 我可以立刻就走。

沈 不是，不是，我希望你會來，我希望你還要回頭看一看，我怕你沒有這勇氣——

唐 (強自鎮定) 我因為景山。

沈 你哄自己！

唐 (起踱步) 我請你原諒，我不應該來。

沈 你應該來！我——我這兒受不了——一天都受不了——我得——(瞪視唐)——

咽下半句)

唐 你得鎮定一點兒——

沈 我得離了這兒。

唐 景山呢？

沈 他有他的事業。

唐 沒了你，他也沒了事業。

沈 他的事業！他的事業！我是他的墊子，讓他坐着舒服的！我是他的手杖，讓他撐着走路的，他是棟樑大材，我是壅着他的泥土！他是一部大機器，我是他燒鍋的煤炭！我不是人麼？我不是人一輩子是他的陪襯！

唐 (回坐原處) 噯，可憐景山——他——

沈 (慢慢的，恨恨的，一字一字咬着) 可憐景山——只可以我可憐他！可是我也會有
一天沒力量可憐人——我要人可憐我——(咽，淚下)

唐（轉過臉看着別處）景山——他愛你——

沈景山愛我！不如說他愛自己。他只知道要我愛他，要我變成他自己，然後，他就愛我，像愛他自己一樣——

唐（肯定的）他愛你。

沈（恨恨）多謝你，多謝你。教訓我這句話。（起）天下除了我自己，再沒有別人會知道，他怎麼樣兒愛我！

（方上，沈拭淚下。）

方叔遠，我簡直糊塗了——（停止，看着沈背後）惠連！（沈不理下）她幹麼？

唐她下廚房去吧？

方哦！（疑疑惑惑）我以為她——我說，叔遠，我忘了，頭一件，我那份計劃書才交給別人，第二件，你頂不耐煩我的計劃。

唐誰說不耐煩，我不過是外行——

方 耐煩也沒用，我才交給了別人。

唐 誰？

方 葉三。

唐 他懂什麼？

方 跟惠連一樣的話。可是他不懂也要逼他懂。這地，這房子，都是他的。他才來討回房子，要趕我們走呢。

唐 那你還給他看幹麼？

方 我就走麼？哈哈，那麼容易！柔順是女人的美德，咱們大丈夫男子漢得強硬一點兒！

唐 可是你沒法子強硬呀。

方 看光景——他軟，我硬。他硬，我軟。

唐 （笑）我就怕你。

方 怕？（笑）哈哈，乾脆說吧，我在努力做個討厭東西。爲了自己，不妨退讓些。爲了事業，

不得不討人厭，你不能退讓。你看那一個事業成功的人，不是一個討厭人！

唐 不怕人家討厭的利害人。——我希望葉三肯給你用。

方 不用愁，他聽了我的話，他發財呢。

唐 好呀，等我再到這兒來的時候，希望葉三發了財。你的計劃成功了。

方 啊？你預備幾時回來？要等我的計劃成功以後麼？

唐 也許一時不會回來。

方 那你得在這兒多住幾天。叔遠，就爲我們暫時不舒服幾天。

唐 可是我今天就得走，（看錶）吃過飯就得走。

方 我不放你走！（沈與媽媽同搬飯菜上）惠連，咱們今天別讓叔遠跑了，（拉沈）坐下吧，還要燒什麼？

王 沒什麼了。（旁立）

（沈坐。）

方（起立）咱們再喝兩杯吃飯。（斟酒）這一杯謝叔遠謝惠連謝奶媽。（衆推讓）這一杯，平平我的氣。（衆笑）（斟）這一杯，替叔遠送行。（衆飲）（斟）這一杯，祝我們成功，祝叔遠——天保佑他，給他一個像我的一樣好的太太——（方喝酒，唐停杯，沈舉杯看着唐，二人忘了喝——方注視兩人，忽然，好像明白了什麼，放下酒杯）惠連，你眼睛給烟薰紅了。

沈

（拭目）是麼？（助奶媽爲各人盛飯）

方

（注視唐，又注視沈）叔遠，你說我祝得不好麼？

唐

（窘）可惜我沒功夫結婚。

方

結婚什麼關係！看中了人，愛她！——（沈坐）惠連，你說可不是！

沈

（冷冷的看着唐）那你就看錯了唐先生。他是博愛濟衆的大慈善家。愛普天下一

切衆生——可是沒功夫愛任何一個人。

唐

博愛濟衆的，那是景山。我沒有那麼熱心腸，我嫌所有的人，包括自己。

沈（笑向方）所以他甘願學唐僧，把自己渾身的肉割下來，喂妖魔鬼怪，讓他們長生不老，上天享福。

唐 那是景山。

方 我不過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我的事業，也不過是個放大的自己。

沈 所以只需愛自己，已經愛了別人。你爲自己做事，就是替天行道。你的心，就是天意。

唐先生——他順天應命，天意就是他的心。你們是一對好朋友！

唐 方太太，我不能比景山。他有理想，他能實行，他能奮鬥。我是糊塗活了半世，都是替別人活的。我已經完了，他才開始。

方 叔遠，你從來沒有那麼佩服過我，那麼恭維過我。

唐 在我心裏，我是那麼佩服你，我是那麼對自己失望。（放下筷看錶）（微笑）並且我就要走了，臨別的時候，總該說幾句好話。不成爲了咱們不同的見解，這時候再來辯論什麼。

沈（起斟酒，強笑）唐先生喝這一杯——原諒我說錯的話。

〔唐飲。〕

方 叔遠，那麼急麼？

唐 我得走了，我要趕上這班車呢。

方（冷淡）那麼，叔遠，不強留你了。

唐 再見了。

沈（看着別處）再見了。

方（偷看兩人，故意）可是等一等，我叫奶媽拿臉水。（下）

唐 方太太。

沈（指頭放在嘴上）噓！

唐 我不知道怎麼是對，——我希望景山不在家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存一分對不起他的心思。

沈 你知道麼，通地獄的路，是『好意』砌成的。

唐 你也怪我？

沈 我不知道怪誰——反正我不能怪自己。

唐 （躊躇不安）可是——

〔方上。〕

方 等一等麼？水還沒熱。

唐 不用洗什麼臉——我要走了。（下）

〔方沈送出門復上。〕

方 惠連啊！樂莫樂于新相知，悲莫悲于遠別離。新相知而遠別離，可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啊！這一分別，不知幾時再相見了！

沈 （假作不介意）一兩天的路程，你跑去看他也容易。

方 （冷笑）何況人遠心近。

沈 可不是。

方 可不是！口雖不言，莫逆於心。

沈 是麼？

方 不是麼！
〔沈收拾碗碟，方旁立冷笑，沈泰然不理，搬碗欲下〕
惠連！

沈 你還吃麼？

方 謝謝你，我還沒飽呢，（坐下吃）奇怪，今兒誰都沒吃東西——

沈 誰說——

方 就沒看見你吃一口東西。

沈 （強笑）主人不容易做啊。（坐下，夾菜吃。）

方 情人不容易做。

沈 景山。

〔方冷笑。〕

沈 你說的什麼話？

方 不是情人的話——丈夫的話。

沈 嚶，我的丈夫——

方 不幸我是你的丈夫。

沈 我勸你少說一句。

方 多說也沒關係了。反正是個討厭東西了！

沈 （起）景山，我不跟你吵架。（下）

方 （拉沈回）我在跟你吵架麼？原來你一天躲着我，因為我開口就是吵架！可憐，可憐，

怎麼我話都不會說了？開口就招人討厭。

沈 這又何苦！你一定要挑人生氣——

方 還用我挑了才生氣麼？看着我這人就不夠生氣的！比蛇還可怕，比蝎子還毒——避着我，躲着我，遠遠的看着我，討厭我——

沈 隨你說吧，景山。我早下了決心，再不拗你一絲兒。

方 哈哈！好個賢德女人！可是讓我問一句，爲什麼要下這決心懺悔麼？還是要人家替你立個賢婦牌坊？——真的，只有節婦牌坊，有沒有賢妻牌坊？——賢妻比節婦難做得多呢，尤其是做這種討厭丈夫的賢妻。

沈 （吃菜不理）

方 對不起。這又是吵架了，——嚶，說話不理我，吵架，她不接口，哈哈，這是個賢惠的好妻子，她不拗我一絲兒！

沈 （起，欲下，方攔阻）

方 別拗我呀！你逃那兒去！

沈 你要我說什麼？

方 我不敢要你說什麼，你嘴裏漏出來的任何一點小聲音，你眼睛裏漏出來的任何一點小表情，都會漏洩你的祕密——躲着去吧，你的良心在發霉。見不得陽光。

沈（坐下）景山，一個人的耐心，不是百鍊的鋼——

方 啊呀，惠連，你那麼討厭我，還是在耐我！嘍，我真是得福不知，白叫你在火裏燒鍊得苦！

沈 景山——嘍，多可笑——我不耐煩跟你吵。

方 我怎麼敢希望你耐煩我！

沈 我勸你管着點兒自己。你現在傷了人，回頭說一聲『惠連，別當我真』就完了。可是

景山，感情經不起那樣糟塌的。

方 這是恐嚇麼？

沈 這是請求。你明知道自己不對，不要儘着脾氣鬧。

方 對不起，我沒知道自己有什麼錯。

沈 你的話，叫我作你的準麼？

方 呵呵，原來我的話都不作準！是啊，我是你的什麼！我的話算什麼！

沈 景山，景山，我忘了你會這樣——

方 你不應該忘了！那麼個卑鄙自私的丈夫，何必再要他回家。讓他死在外面，不乾脆得多！毛病是惠連啊，你不該忘了呀！到現在——你眼睛裏的光，生了鈎子，也難把人家鈎住了。躲到廚房裏去哭，也太晚了。（沈勃然怒。方冷笑）你說呀，我這句話又說錯了麼？多可惜！不能瞞過我！惠連，惠連，是我太樂觀了，以為天下真會有真心愛我的太太，有真心肯幫我的朋友，會忘了自己赤心來救我！

沈 景山，你這話對不起人。

方 我應該死在監獄裏，才對得起你們。借了我這好題目，成全了你們。

沈 （大怒）景山，要是天下沒人真心待你，那是因為你自己不配。

方 我配什麼！我有什麼來供奉你。跟着我吃苦，牽累你受罪。

沈 你不用對我說這種話。你不應該對我說這種話。——你是一個偏狹刻毒的小人，我恨你！恨你！恨你！

方 啊，惠連，你是恨我。我要聽你說一句真心的話，寧可一句刺得死我的真話——我

受不了你的假裝。

沈 是麼！你有這氣量聽真話，我自然有真話說給你聽。我看不起你，我恨你，我恨你！

方 （冷冷的）從什麼時候起。

沈 從頭起。

方 噯，可憐！『盲目的愛情！』記得你是所有謂理智的小姐，並不是盲目愛我。

沈 你不妨笑——

方 我沒有興緻笑——惠連，我告訴你，我爲什麼對你發脾氣——

沈 （冷笑）說是因爲你愛我！

方 而覺得你不愛我。你瞞不過我的，雖然你千依百順的做我的好太太。那不過是一個絲綢障子。表面上是柔軟的，可是我摸得出背後冰也似的冷硬。我寧可你對我發脾氣使性子——

沈 我可以對你發脾氣使性子！我對你撒下小小一點兒嬌，你立刻跳起來生大氣了！你

心上有一點點兒空地給別人麼？除了你，你！我跟你發什麼脾氣，吵什麼架。你的意思，山也似的不能夠移動一分？咱們爭什麼！

方 可是你跟我爭過不止一次。

沈 每一次都證明我錯了。我很不必爭。

方 請問你這時候在幹麼？

沈 說你愛聽的真話！

方 可是惠連，這不是真話。

沈 真話是——（冷笑）我在跟你吵，因為我愛你！

方 惠連，從前你還自以為愛我，所以常跟我爭吵。不過從昨天起，你明明白白在嫌我。你不理我，你完全不愛我了。惠連，你老實說，我這話——？

沈 我不知道。——我不用說什麼話，只有你的話是對的。

方 是對的。——有時候呀，一件事的真相，本人自己也不承認。

沈 很好，景山。天賞賜你的一對明眼睛，點清楚了。——我還哄着自己呢！我何必勉強

——（起身欲下）

方 惠連，你上那兒？

沈 不用你管。

方 （拉住沈）你上那兒？

沈 收拾東西去——我走了！

方 哈哈，裝了那麼些聲勢，好容易掙出這三個字來！我還不知道你要走！你不過要說是我逼你走的，我趕你走的。好呀，你如願以償了。走吧，人家等着呢！

沈 景山，你侮罵我，我懶得跟你辯。可是請你不要牽扯人家。

方 呵呵，還要撇清什麼！我喜歡牽扯人家麼！你們自己牽扯在一起了，叫我裝傻子不成！

——因為我感激你們，所以我應該是傻子。

沈 景山，叔遠從來沒有半絲兒對不起你。假如他不是一片真心的來幫你，假如他存了

一點兒私心——你看見我理會了葉三麼？因為叔遠不是那樣，我才看得起他。

方（冷笑）因為他不愛你，所以你愛他。

沈因為他不存一點私心，所以我看重他。

方你愛他！

沈那是另外一句話。

方！？！你是愛他了——因為他不愛你！

沈不因爲什麼。

方這回是盲目的愛了！

沈並不盲目。也沒有理由。

方好吧！好吧！離了這兒，過舒服日子去！汽車，洋房，好吃好穿的——

沈（笑）寒蠢死人！這一套怨憤姨太太舞女的話，對我說簡直是白爲你糟塌了自己！

（由後下）

方 走呀！走呀！看你走得了！我死也不讓你走，不讓你走。

〔王奶媽提臉水上。〕

王 噯，等久了吧，水才燙——噯，姑爺，唐先生呢？

方 走了，走了，都要走了，就剩咱們倆了。

王 誰都走？

方 做錯了事，可以改。嫁錯了人，可以換。——你們小姐要跟唐先生走了，你怎麼奶媽。

王 咄，咄，這也是當笑話說着玩兒的？活一輩子，五十年，六十年。一疋布，二丈五裁了長衫，不做襖褲；做了門帘，不做被舖。有那麼些料子讓你糟塌，讓你改的！裁下了什麼，就得做什麼。這也是說着玩兒的！吵架是吵架——你們又吵了？

方 （懊悔）我不好。

王 小姐也不好。

方 我像一只惡狗。

王 有得這會兒罵自己——

方 可是她總不理我——她嫌我——她恨我——

王 這可不是我護着小姐了。她費盡心思吃盡辛苦的弄你出來——吃不下睡不穩的
等你回來——

方 她爲我麼？

王 不爲你爲誰？

方 她跟別人好——她——

王 不怕雷打！你看她刺毛虎似的，誰敢碰他呀——

方 可是奶媽媽，我的確是個討厭東西，難怪她嫌我。誰都厭棄我，誰都踹我——要是她也嫌我，我再活着幹麼？

王 全是廢話，好好兒的吵什麼架！還當着客人鬧——唐先生那麼客客氣氣的——小姐呢？

方——在後頭，她要走了。嚶，奶媽奶媽——她走了，我也不用活着了。快呀，奶媽，你到後門看着去，別讓她走了。

王 她走那兒去呀。

方 你看着後門去。去，去！（推王由後下）我像一只惡狗，我是一只惡狗。

〔沈提小箱上。〕

方 惠連！〔沈不理〕惠連，看我一眼！〔沈不理〕〔方攔在前面〕惠連，看我一眼，〔沈毫無表情的看着他〕饒了我——〔沈轉臉，摔手欲出〕〔方攔阻〕惠連，我不敢請你饒恕，可是你讓我解釋一句。惠連，因為我妬忌他，我說話沒了輕重。你偏又不理我。我是一個做了錯事的孩子，扭住媽媽，要她理我一理，寧可惹她生了大氣，打我一頓，只要她理我。

沈 可是我不是你的媽媽。你也不是一個孩子。

方 你從前當我孩子，你原諒我的——

沈 我受夠了，景山，我是繃斷的彈簧，沒了鬆緊的橡皮——我受不了你了，——讓我走。
方 惠連，我對不起你，我每次想起你，我良心不安，是我糟塌了你，——我總想，怎麼樣兒
才能補報你——

沈 將來想起我的時候，請你原諒點兒。（下）

方 （追上，拉回）你頭也不回的去！看你走得了！

沈 （堅決地）景山，讓我走。

方 除非我死了。

沈 （冷笑）你不能死！你死了，那兒再有第二個人來改造農村，重建中國，不用再拿死
來要挾我。我不是一個睜着眼做夢的小女孩子了。以爲你肯爲我死，我就得爲你活！
讓我走——

方 （不放）我不能除非你要我死。

沈 你死不了！我寧可爲你死了，不能再爲你活！你有狠心，殺了我，要不，讓我走。（推開方，

脫身下)

方 (呆呆的瞪着沈) 她走了——她走了——

——幕——

第

三

幕

此
页
空
白

景同第二幕。時間是明天清早。昨晚請客的桌子上，碗碟還沒收去，桌上的燈還亮着。幕開，方景山一晚沒睡覺。

——坐在階石上打瞌睡。——外有人打門。

方（跳起，驚喜）奶媽！奶媽！你城裏趕回來了？（下開門，外仍敲門）奶媽，你沒趕上小姐？（外仍打門不應——方屏息站住了，抖聲）惠連，是你麼？（外仍敲門）（方手抖抖的急忙下門開門——門外不過是幾個鄉下姑娘——手藝班的學生，方怒）
嚶，你們幹麼？

女甲乙 我們來上班呀！方先生。

門外數人 方先生。

方 出去，出去，走走，走走！

女乙 還放一天麼？沈先生昨兒只放一天呀。

方 你們出去！

〔推衆女出門，關門，上門——外又敲門。〕

(外) 方先生，方先生——方先生！

方 (大聲，怒) 你們走！

(外) 再放幾天(敲門——方不理)

方 (恨恨低聲) 放你們一輩子(回坐原處，垂頭沉思)

〔外又敲門。方不理。敲了一會，外又靜寂。敲門的人繞到矮牆外高叫。〕

牆外男人聲 裏面有人麼？(方不理) 開開門！開開門！

方 (怒，大聲) 這兒沒人。

牆外女人聲 三哥麼？

方 誰？

外女人聲 是三哥——三哥開門。

外男人聲 景山——

方 誰？

外（女） 我呀，錦心——快開門呀，爹在這兒呢！

外（男） 景山。

方（冷笑）這可是意外的榮幸！（高聲）請進來呀！（開門）

〔方叔方堂妹上。〕

妹 三哥，敲得我手都痛了！

叔 呸，景山——（四顧）

妹 爹特爲來看你的——大哥銀行裏抽不出空。

方 多謝叔叔牽掛！（冷冷的，並不招呼他們）

妹（撥凳叔坐）爹，快坐會兒吧。（自坐）我也累死了，怎麼車都雇不到一輛——惠

連呢？

方 她不在這兒。

妹 別哄人。你把她藏那兒去！別忘了我是大媒啊。今兒特爲來看她的。

方 頭一次來麼？

妹 是啊，找了好半天。沒想到這裏面也住人！

方 好媒人，你害她嫁了那麼個沒出息的丈夫，到今天才想到她！

妹 啊呀，啊呀，我怎麼能出來，——人家——

叔 錦心去年出了閣。才生了一個孩子。

方 啊，對不起。我無從知道。

叔 （咳）曄，你們且慢說閒話。——景山，你是幾時出來的。

方 叔叔也知道我才從那兒出來？

叔 這事大家知道。

方 大家都知道麼！我以為你們沒知道。

叔 景山，你不必埋怨人，我說一句不入耳的話。這事是你自己招的。

方 是啊，不聽長者教訓。該受冤屈。

叔 也不能算完全冤屈。是你言行不揀。心高氣傲，招人恨，招人忌。

方 （冷笑）所以應該受罪。

叔 並不說應該——那是勢所必然。

方 叔叔料事如神啊！

叔 景淵。我今天特爲一清早起來看你，並不是來放『馬後炮』，說現成話的。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了，要緊的是將來——你預備怎麼樣？

方 哈哈，叔叔還關心我的將來！幸虧沒死掉！要不，真辜負了叔叔這一番好意！

叔 這也是過甚其詞了。死就那麼容易！你一出事兒，我就叫景淵四處去打聽，知道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年半年就會出來。又知道你有個很能幹可靠的朋友在替你奔走。景淵是個老實沒用的人，我又老病家居，無能爲力，也只得關心的看着等着罷了。要說死

妹 (四處亂走，看這樣弄那樣)

方 死了也是我自己招的。就恨我去年沒死了，還可以留個榜樣，讓叔叔借來教訓教訓後輩小子！

叔 景山，你到現在，說話還是不知輕重。得罪了人，自己不肯認賬。你是分明怪家裏人沒有爲你盡力罷了。可是你也替人家想想，各人有各人的事。景淵一天到晚絆住在辦公室裏，不能不到的。他有妻兒男女要他養呢——我爲了錦心也忘了個焦頭爛額。知道你沒什麼大事，也分不出心力來了。固然我們是沒盡力，可是換過來說，要是景淵有了什麼事，你就能放棄了這兒的事，不顧自己，專心一志的爲他奔走麼？

方 對極了，這話對極了。我從前以爲有這樣的好朋友，現在知道天下決沒有這樣的事。誰都顧着自己罷了。顧得全自己，不拖累人，就是道德！

叔 我以爲你受了這麼些磨折，少年盛氣，該收斂些了。——你還是這樣偏激。
方 我偏激麼！就讓我偏激！從今以後，我只靠我自己。我只有一個自己。

妹 三哥，看你好像吃了生米的。爹因爲大哥抽不出空，特爲自己來看你。他病了一禮拜了，還沒完全好呢！

方 本來，何必到這兒看我——不必來呀。

妹 你這人怎麼的——

叔 錦心。別說閒話——是這樣的：我替你城裏弄了一個事——

方 我不去。

叔 這又是不入耳之言——生活不免爲衣食。現在我說的這事，待遇不壞，並且很有發展——好些人在鑽呢。不過他們要一個大學畢業的，並且是學經濟的——

方 我就沒學經濟。

叔 你學的農村經濟——當然是學非所用——可是，一個人，也不得不變通一點兒。比如景淵，他學的文學呀，文學呀！怎麼到銀行去做事！

方 我只有佩服！

叔 你不用瞧不起啊！景淵是個老實忠厚人，本本分分，也有他的福氣。我是把自己兒子看得清楚。他不如你。可是——女人有才，沒有福氣，男人有才，也沒有福氣。一個人要能安本份，——

方 本份——什麼是我的本份！

叔 這句話是不能跟你說的囉——景山，我常說呀，一個初出世的年輕人，用你們新式話——沒有些反抗精神的，這人沒出息。可是一個人，一輩子倔倔強強，橫不稱心，豎不稱心，只在怨天尤人的，這人也沒出息。年輕時候，誰都以爲自己了不得，都要做些非常的事呢。就看景淵，他從前不也愛做個白話新詩麼！慢慢兒多經些世事，就知道你倔強不來啊！

方 有人是倔強不來，有人是不能不倔強——

叔 未見得——看我現在，又老又病，生平做事，賺賺錢而已，說不上事業——可是小時候，也有大志啊！年輕人心目中，都是五色霞彩。中年人的眼光，才是正常的白晝的太

陽光！這句話，還是我的爹，你的爺爺說的。他年輕時候，口氣大，手段辣，何嘗肯做個庸庸碌碌的人。可憐他一生只做了一個候補知縣，一輩子也沒補上賞缺！志向，志向，嚙

方 我的志向，並不要做大官，發大財，享大名，我只要無聲無臭的在這小地方做些小事——你們要是怕我還會牽累到你們，那麼，說明白了：將來我再出了什麼事兒，我死我活，不用你們管。——不用任何人管。

叔 （嘆）（站起）人各有志。

妹 可是三哥，你們就住這兒呀？怎麼住啊？

方 我住着很好。

叔 你媽媽也可憐——

妹 惠連怎麼慣呀？——她還寫信說得頂好的——你們真是——

叔 錦心，可以走了。

妹 惠連就回來麼？我特爲老遠的跑來——

方 你不必等她——

妹 她上那兒的？

方 我不知道。

叔 錦心。（走近門口）

妹 好呀，走了——三哥，你替我告訴她吧，我等不及了——

叔 （回頭）景山，你不妨跟你們少奶奶商量商量，我可以等你一两天。

方 不必等。

叔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我也盡心而已。——有空，自己家裏也常來走走。

方 我沒有家——（叔下，妹詫異地回看景山一二次，亦隨下）都走光了。都走遠些！誰

都不用理我！

（老金由後上）

金（大聲向台後）好了，方先生在這兒！（作手勢叫後面的人上來）

方（回頭）你是誰？

金（向後）來來！（後村夫二人抬方房中箱籠包裹上，又二人搬桌子椅子上）放這兒。

方 嚶，嚶，幹麼，幹麼？

村夫甲 前門關着，敲不開，後門沒上門，裏面又沒人兒。王奶媽那兒去了？

方 誰叫你們來的？

金 葉三老爺要房子。

方 要房子，不用搶東西啊！

村夫乙（怒）搶東西！我們不會後門抬着走！

方 要房子，也有個商量，不用先把東西亂搬呀。

村夫乙 我們知道麼，又不是我要房子。

村夫甲 我們是葉三老爺家種地的。房子是他要，不是我們。

方 可是你們有話好說。不能先動手搬人東西呀。

金 後面房子要拆了重翻。明天好日子，就動工，叫你們搬這兒廟裏來睡幾天。

方 睡幾天，我那兒都能睡。可是葉先生何必那麼急。

村夫丙 這話，方先生。你跟我们老爺講去（丙招呼丁同下搬物）

方 你們老爺怎麼不自己來。

金 他有功夫麼！

方 他在家麼？

村夫乙 囉嚇囉嚇囉嚇什麼！你不叫搬，我們就走。明兒人家來拆屋子，你自己搬去。

（王奶媽由院門上。）

王 啊呀，啊呀，姑爺，怎麼了？

方 奶媽——你一個人？

王 怎麼的，老金？（向甲）有慶，你們幹麼？（二人相看，不好意思說話）

方 奶媽，你一個人你沒趕上——

王 這話慢說——這是怎麼回事兒？那是我的衣包呀！

村夫甲 王奶媽，你放心，沒拖亂你的東西，我們繞後門進來，就是來找你。你上那兒了？

王 找我幹麼？

金 （不耐）葉三老爺要房子。

王 葉三老爺的臉，倒是個廣漆刷子。這一面光溜溜，反過來就是毛的。才說照應我們呢，姑爺一回來就逼我們搬走。我們又不是背上駝着屋子的小蝸牛，隨處都是家。

甲 王奶媽，不怪我們呀。

王 不怪你們！我正要問你呢！你倒好，啊，你們二娃娃發燒了半個月，不是我們小姐的藥吃好的。（丙丁搬床架上）嚶，小黑，你也來趕我們哪！你媽要趕你出去，不是我替你求的情——

方（因為惠連沒來，失望，疑慮——失掉了所有的勇氣）奶媽有什麼說的。走就是了。走是走，我心上不服氣呀。葉三逼着咱們也罷了（向甲乙等）你們幹什麼也幫着他？我們在這兒吃辛吃苦的。不是爲了你們！

乙 爲我們什麼了？

王 倒撇得清！學堂誰開的。唸書認字誰教你們的。

丙 別題唸書認字兒。認了西瓜大一担字兒，田裏粗活就懶動手，愛看個字兒畫兒。再下去，明兒沒人種地了。

乙 有了錢認字唸書。認字唸書了不會有錢。

方 說得不錯！（苦笑）說得真不錯！東西你們也不用搬了，明天你們叫人來拆房子得了。（送老金等下）

甲 這就對了，方先生，我勸你們還是早走。（拉奶媽與耳語）

王 又要來抓他？有了什麼憑據了？

甲 方先生要是不肯走呀——（低語，下）

王 姑爺，姑爺聽見麼？還要來抓你去呢。他有憑據！就是你親筆的什麼計劃。

方 管他，管他。——奶媽——小姐——她不肯回來？

王 我沒看見她。

方 你沒到——

王 她不在娘家。

方 當然不在娘家——我說，你沒到唐家去問？

王 也不在唐家。

方 啊？她沒進城麼？

王 姑爺也不用問了！咱們這地方，也不能住下去了。回頭大家知道了，咱們什麼臉見人。

方 奶媽，怎麼了，奶媽？

王 我趕進城，已經很晚了。趕忙找到小姐家——從你出了事，我去送信以後，還沒去過

——一看小姐並不在那兒——他們老爺太太，還沒知道你的事呢——

方 怎麼會？

王 他們少爺少奶奶，怕嚇壞了老人家，瞞得緊騰騰的，這會我說了才知道。太太急着要接小姐回去住，也叫請你呢——你看——白把小姐氣傷了心——

方 奶媽，你怎麼儘說些沒要緊的事——

王 你聽呢——我一看小姐不在，我只好說，你們有事使喚我進城的——今天一清早，我就跑到唐家去問——說唐先生不在家。昨兒晚上有電話，約他到車站去接人。接了同住旅館了，沒回家——

方 住旅館？——惠連，惠連——（掩面）（移時）奶媽，你胡說，你看見他們在旅館麼？

王 真不真，咱們也不知道——

方 可是我知道——我知道那是真的！她愛他！她愛他！

王 這可是再想不到的——

方 爲什麼我不早些兒想到，我該早死了！我該早死了！

王 這廢話，說他幹麼。正經，姑爺拾掇東西快離了這兒。

方 我還賴在這兒幹麼？奶媽奶媽，我爲什麼要到這兒來？

王 你不走，葉三的人就來了——

方 我怕葉三啊！可是給抓了去，再沒人來救我，再沒人來理我了。

王 是啊，我奶媽有什麼用。只會替你收拾點兒東西，催你快快走。（理衣物）

方 你說走。走那兒去？

王 那兒不能去！天上沒餓死的麻雀，地下沒凍死的螞蟻。

方 隨時隨地，天照應着你呢！奶媽，踹死的螞蟻，凍死的小鳥，天都看見，天都照應麼？可憐

我們這些小東西，一條一條蟲子。一脚踹死了，腳底下沒覺得用了勁兒。誰顧憐我們

痛，我們苦。

王 誰沒個苦沒個痛的！

方 可是奶媽呀，我要是一個英雄，一個偉人，我的苦痛，會有詩人來爲我歌唱，一切人要爲我傷心，後世千百代的人，要借了我，流他們的眼淚。可笑，我不過是一個平平庸庸的人。千百萬人中間的一個。——我們配有什麼苦痛！我們的苦痛是不值得苦痛的。沒有名目，沒有聲響，埋在千百萬人心裏的。這些渺小細碎的苦惱，喊出來只配招人笑，沒價值叫人哭的。奶媽，我苦是白苦的，我活是白活的。活着不多我一個。死了，那兒都不少我。

王 活着就活着，管人家多咱們少咱們的。——這是我的話。

方 嚶，奶媽，可是不甘心呀，我不甘心呀！叫我安份呢！我的份是什麼。——掙扎了一輩子圖一個活。——我又何必活。

王 姑爺——這是你的脾氣。

方 祇不過是我的脾氣麼！——我看見別人怪安份怪幸福的——可是我生成是這脾氣。——到這世界上來，就這份兒脾氣是我的。嚶，奶媽，我這脾氣，烈火一樣；我熾乾了

燒枯了自己，還沒有法子滅了牠呀！——要滅掉這脾氣，除非先滅了我。除非是你們小姐管得了我——

王 姑爺，還提她——

方 她也扔了我！誰都扔了我了。我能怨他們麼？他們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們就爲救我才認識的。——我該早死了，免得他們嫌，他們恨，——也許他們還能分出心來可憐我。（哽咽）他們在笑我呢！他們在樂呢！你說他們會可憐我？我還要他們可憐！

王 他們怎麼樣，咱們不知道。多想也沒用。（蓋箱子）姑爺，這裏面都是你的東西。
方 攔那兒得了。

王 小姐的，沒多少。我替她帶了吧。

方 隨你。

王 這些桌子椅子怎麼辦？

方 扔了——

王 能搬還是搬了。

方 搬那兒去？反正我不能帶了去！

王 你上那兒呀——姑爺？

方 奶媽，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咱們就此分手了。

王 叫我到那兒去呀！鄉下親人，一個都沒了。沈家，我拗着太太跟小姐出來的，有什麼臉回去。

方 你還是跟着小姐——

王 唐家，我不去的。唐先生是好人，可是——我不去的。姑爺，我跟你。

方 可是我到的地方，帶不得你。——奶媽，我的紙呢？筆呢？（王交方紙筆，方寫信）天還是慈悲的。那兒都不要我，我還有一個安安靜靜的好地方，能讓我悄悄兒躺着，過我那過不完的日子去。

王 我跟你。

方 誰都不能跟我，我也不需要誰。奶媽，我勸你，跟着小姐。唐先生和你們小姐——很好的一個家——

王 (怒，提包) 我總有地方走。

方 奶媽，別生我氣——你先走一步。我還有點兒事情料理。(給奶雜錢物) 這是你的。這個我給你的，留個紀念。

(奶媽接錢物藏好)

王 謝謝姑爺，謝謝。(拭淚)

方 走吧——

王 走了，姑爺!(嘆) 靠人靠人，空心燈草做了拄拐!(拭淚下)

方 王奶媽，別怨我——

王 我走了，姑爺。我打後頭小路出去，辭辭行，車站上等着你。

方 不用等我，咱們不是同車。

王 那麼姑爺，你也快走吧。

〔奶媽拭淚由後下。〕

方 （對奶媽背後）走了，走了，早該離開這世界，讓別人。我不配活着——（起，摺信，把信放在母親傢框上——長嘆——默默的站着）媽媽，媽媽，死了我會看見你麼？我立刻扔了這身體，來找你，還找得着你麼？還有我麼？（外腳聲。方驚跳——低聲）誰來了？葉三？（向外點頭）好，葉三，來吧！來吧，我讓你（由後下）

〔唐扶沈提小箱上。唐放下箱子。默默地看着沈，不知說什麼話好。沈含恨盛怒，咬着唇不開口。〕

唐 惠連——

沈 好了，你的任務完了。不忠實的妻子，送回了家了！還要當面卸貨，交割清楚麼！

唐 假如你要我跟景山講——

沈 假如你怕傷了你們神聖的交情，要表白你的心跡，不妨一把抓住我頭髮，把我摔還給景山。

唐 我寧可你現在恨我，惠連。我不願意你將來懊悔。

沈 我現在就懊悔呢！一個扔了自己丈夫的女人，誰還敢理她麼！（笑）我替你找主人出來，領回這一隻迷路的羔羊！（忽然留意到院子裏許多傢具）呀，叔遠。這兒怎麼了？

唐 像搬家的樣子。

沈 我後頭去看看。（下）

唐 （頹然坐，嘆）我爲誰變成了一個好好先生道學夫子了。——

沈 （自後上）一個人都沒有。

唐 一定是找你去了。

沈 好吧，我還可以安慰自己，他們還在找我，還要我回來！您可以放心了，不至于濕布衫加身，無從逃脫了！請吧！

唐 惠連，聽我說，我從來教訓過你麼？我萬不得已而說的話，你聽着不喜歡，也原諒我這

份誠心，你就聽我說——

沈 說什麼，我都知道——我自己也會說。

唐 你說你不愛景山——

沈 我恨他！

唐 你曾經愛過他。你曾經爲他扔了你舒服的家——

沈 我是傻子。難道你還要教訓我愛情不變的那一泡道理麼？

唐 不是教訓你。惠連。你那麼恨他，怨他，因爲你還愛他——

沈 這倒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新聞。

唐 那是真的。——況且你所看得起我的，是我尊重你，沒辜負朋友——

沈 是麼，我就爲這點——

唐 惠連，這話我不配說的——可是——可是現在我借此出賣了景山，別說我對不起

他，對自己說不過，你將來也要嫌棄我。並且你忘不掉景山，你要恨我，你要懊悔的。

沈 叔遠。你既然一定要送我回來，你就不必編派我愛誰不愛誰。你沒有權利來分析我心上怎麼樣兒。咱們從此忘記了有個這麼一回事。——不過，你要把我當個任性的小孩子看，你就錯了。我不能再強迫自己愛景山。我愛他，我嫁了他。可是我嫁了他，我不愛他。怎麼辦？怎麼辦？我能夠當心他，愛護他，盡我的責任。——可是叔遠。譬如長在牆陰裏的小草，一旦見了陽光——你說牠不該愛太陽光的溫暖？

唐 我沒說不應該——

沈 你說不能——是吧？也許你是對的。好在從天亮到天黑，沒多大時候。不能的事，咱們都可以忘了牠。叔遠，請你忘了這一回事，並且我真心請你原諒。

唐 可是你不原諒我——你不肯明白我。

沈 何必要我明白呢。

唐 我是一團矛盾。經不起你輕輕的打一下推一推，這一堆搏不緊的沙，就要塌下來了

——你以為我是一個沒心腸的假道學——

沈 你是一個有心腸的真道學。你永遠不會發了瘋管不住自己。你永遠是守禮的君子，仗義的朋友。

唐 惠連，別送我這許多冷酷的褒語。我不過是一個不幸的人。從小境遇困苦。所以很早體驗到我在這世界上的不重要。我也曾經怨忿過，反抗過。我怨恨爲什麼我不如人。可是有一天，我忽然看清楚了自己，承認了我的不重要。也承認了別人跟我一樣重要。從那天起，我心平氣和了。好像不單是活在自己心裏，也同時活在別人心裏。什麼煩惱痛苦，都不值一笑了。惠連，這不過是一個忠厚人的存心，我不是一個有用之才。你不笑我？（沈低頭默默）這話我從來沒跟一個人說過。不比怨忿的話，容易打動人。恨的聲音叫得高。這一點點和愛的意思，太怕羞似的，只能躲在心底裏。說出來，怕人家笑。

沈 你以爲我不夠體會你這點存心，我會笑你——在我頂苦頂悶的時候，我死了心再不顧惜自己了。那時候，我也達到了你所說的心平氣和的境地。我放開自己，爲別人

盡了些心力，更有說不出的快活——可是，我不信，任何血肉做的人，能真正解脫了他自己。

唐 你說可以麼？怕永遠也不能解脫。不過是暫時把那自己鎖起來關在地窖裏。一個不小心，他脫了鎖逃出來，會踹上你的頭——

沈 叔遠，你覺得那樣？

唐 （起身）咱們越說越離原來的路遠了。我不是血肉做的人麼？可是你笑我，罵我，說我是道學君子，怪我太管束着自己似的——惠連，我走了。將來你會知道我沒有錯。

沈 （低頭不動也不理）

唐 （忽見方景山信走近細看）惠連，這是景山給你的信——

沈 （反覆看信面）叔遠——這是什麼意思？（拆了一半，手抖給叔遠）我不想看——

唐 （拆信）快看——

沈 你替我看——

唐（讀）『惠連：有一天，這信會轉到你手裏。那時候，你已經自由了。』什麼意思？

沈（急）讀下去。

唐『你不用再恨我了。所有你恨我鄙我的。現在都完了——』

沈 叔遠——

唐『你說我愛你像愛自己，是的。你走了，我的自己也沒有了。你嫌我，我還愛惜自己什麼。可憐我對你的愛，只不過像打鐵的火，把你燒鍊成了鋼。我想恨你，我不能。我要鄙你，我也不能。叔遠是個頂忠實可靠的好丈夫，你是頂溫柔可愛的好妻子。天不該開玩笑，把我夾在中間。惠連，活着我曾經愛過你——曾經那樣愛過你——這一點愛，很夠超度我那可憐的靈魂了——假如毀滅了這身體，我還有一個靈魂，需要超度。——』

沈（忍淚）讀下去。

唐 完了。下面是他名字。

沈（搶過信，看信泣）我愛他的呀。叔遠我是愛他的呀，你一點兒沒錯——我要是相信世界上有愛，我怎麼能不愛他！我要是不相信有什麼愛，我還找什麼愛！

唐 惠連，別哭——你可知道他在那兒。

沈 我殺了他呀，我殺了他。

唐（走到藏手鎗的牆洞那兒，搬開磚頭。手鎗在原處）惠連，手鎗好好兒還在這兒。

沈 他不用手鎗——我知道他在那兒——順這邊田岸過去，有十幾顆楊柳的地方，那兒是一個深潭，又深又黑。（打寒噤）景山常說死了要到那兒去做鬼。（戰抖）那麼冷的水！叔遠我是一個自私透頂的女人。我只要人愛我。我不肯愛人。

唐 可是惠連，你看，那字還沒乾呢。這信是才寫的——

沈 還趕得及去救他麼？

唐 那地方常有人麼？

沈 有時候有人去釣魚。

唐 現在是白天呀，他還不會有機會。咱們快找他去。

沈 這兒鄉下曲曲彎彎高高低低的小路，這兒一堆樹，那兒一個塘——噯，叔遠，怎麼找他。

唐 別急。這時候他決不會有機會——你放心。咱們一定把他找回來——

沈 要是他能回來呀，叔遠叔遠，我的心裂成了兩半兒。——我說愛他，我還恨他。——我害怕，我在希望——我又失望到了底。叔遠，我放不下他，我扔不了你。我恨透了這自己。（抬頭忍淚）可是——我愛，我不愛，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讓我在別人心中活着去——從此我把這自己扔了——

唐 咱們快走吧。（同走向院門）

沈 （回身，任情的）可是叔遠，說你愛我的——讓我心裏藏着這一句話。冰天雪地裏，我也存着一絲暖氣——

唐 惠連，咱們快走吧——

沈
(泣)不錯,叔遠,你不用回答我——來吧。(同下)

——幕——

此页空白

第
四
幕

此页空白

景同第三幕。當天晚上。台上黑暗。黑雲過處，月亮微明，方景山頭髮蓬亂上。

方

我還活着麼？我還是個活人——景山，景山，方景山——這是聲音——怎麼我越叫得響，越覺得死沉沉的靜？我真的成了鬼魂——一個回家的孤鬼。噯，要是真的我死了，還有個靈魂兒不死，那真是永遠永遠的孤凄，無盡期的寂寞了。回來看看，就跟現在一樣，只剩了冷清清的一間空屋子。誰都走了。——他們熱鬧着呢！他們樂呢！他們心上還有我麼！我退讓了，他們跟我推讓麼！看着我沒那麼懦弱！我一生沒向誰屈服！現在她不愛我，我就悄悄兒死了，讓她們活着，她是我的！我死，她也跟我同死！（由牆洞取手鎗）我要是一聲兒不響的死了，懷着這滿腔的恨，憑什麼替我伸雪。留着這身子，要死，也先得洩了我的恨（抱鎗）咱們城裏去。找上那一對欺朋友背丈夫的沒廉恥的東西去。（外人聲，方傾耳聽）

（唐叔遠扶惠連打燈籠上，方急躡足避暗障。）

唐 惠連，你在抖，冷麼？

沈 （靠近唐）我怕。

唐 別怕。我在這兒。

沈 這屋子可怕。

唐 惠連，你累了。坐下歇歇吧。（放下燈籠，坐階石上）來，靠着我——你昨兒一晚沒睡，今兒一天沒吃了。

沈 （坐唐旁，啜泣）叔遠，他死也死得狠心。他死是對我的埋怨。叫我知道，我殺了他。

唐 他並沒有怪你。

沈 可是我知道是我殺了他呀。（泣）

唐 也許還有希望。

沈 你聽見他們說麼？分明有人看見他在那兒的。後來不見了。那潭水是活的。

唐 要明天後天才會出來了。

沈 (顫抖) 那麼深那麼黑的水呀——

唐 別想了，惠連，靠着我這兒。什麼都別想。

沈 (靠近唐，打寒噤) 攆得我緊——好像黑地裏景山兩只眼睛射着我，在恨我。

唐 別胡想，惠連。

沈 他是該恨我呀。

唐 過去的事。不能挽回了。惠連。

沈 誰知道是這樣的結果——咱們費了這許多心。這一年來的焦啊，愁啊——結果，是

爲了殺死他！

唐 嚶，咱們是戴着眼罩拉車的馬，蒙着眼趕路。誰知道天的安排。

沈 天要把咱們倆放在一起，爲什麼要多一個景山。不能讓咱們倆在一起，爲什麼又叫

咱們認識。叫我忘了你愛景山，我寧可死了。我白下一百次決心，我還是不能夠。可是犧牲了景山——叔遠，他一輩子壓在我心上，我永遠永遠也不會快活了。——嚶，我

活得累極了，什麼力量都沒了。讓我閉上眼什麼都不管了——再也別睜開眼來。

唐 惠連，你懶得爲我活着——

沈 難道叫我再重活一遍？一生太短了，不能夠起個稿子，再修改一遍。

唐 你就閉上眼，永遠扔開了我？

沈 我閉上眼，你還在我眼睛裏——

唐 惠連，惠連，——天啊，也有這一天，我能志得意滿的聽你說這一句話！我以為我對你的心，到死也不能給一個人看見。嚶，惠連，你不知道，我要壓上多少重量，才能夠把這個祕密沉到心底裏去。

沈 別再講愛，——我的心死了。

唐 你不能死，你不許死。有得活着的時候，好好兒活着。——只有過去是死的。這是個活人的世界。過去的事，就是不存在的了。過去的人，他也沒有了。過去沒有權利來干涉咱們現在的。惠連，咱們心上能紀念，能可憐。可是，咱們得活。——惠連，你儘抖。

沈（打寒噤）因為我心上在愛你。——我覺得景山在恨我。

唐說你愛我！說你愛我！惠連，我逼住自己到今天了，不敢讓你知道，又恨你不能知道。在人家是那麽甜蜜的事，在我那麽苦。除了自己糊裏糊塗沒知道怎麼回事兒的時候——那幾天，我睡夢裏也覺得心上有些說不出的快活。我好像年輕了十年二十年，——我覺得這世界那麽好，我愛所有天下的人。於是——忽然我明白了。——從那時候起，我只有苦惱——

沈你以為我不知道麼？

唐我哄自己，說你不會知道。我對你非常客氣——

沈你非常客氣。我也非常疏遠——

唐可是我才離開你，立刻又有原因再要來。我來了，又拘束得不敢說一句話。

沈就在不能說話的拘束中間，你不在偷嚐一絲甜蜜？

唐惠連，你怎麼會知道？

沈 我比你先知道，我在等着你，等着你。我以為你一輩子不會理我的。你看不起我，你從來不看我一眼——

唐 可是，惠連難道你早就愛我？

沈 我不知道。我只記得有一次，你說錯了話，紅了臉——我不知多麼可憐你，（笑）那有什麼可憐的！

唐 惠連，聽你說這句話。我就覺得（摟沈）還不知是太樂了，就好像疼似的——嚶，惠連，怎麼真會有這一天，你能告訴我，我能告訴你。

沈 你能告訴我多少！你是傻子！你沒告訴我的時候，我怎麼深更半夜，什麼都扔了，來找你。——你儘可以滿口不承認！你儘可以不讓我說話。逼我回來——

唐 （笑）我就是你所說的風裏的楊花了，自己能做得什麼主。怎麼能裝出鎮靜，說我不在愛你。我常時想，我心上這個祕密，沒一個人知道。到我死了埋了，我身子都化了，我這心還不能爛，還能像一顆棗子，爆出血兒來。

沈（笑）那麼祕密！你什麼祕密都沒有！

唐 是麼？那麼我再告訴你一個——惠連，那天咱們分別的時候，你的嘴，這邊兒，在抖。

沈 噫——？

唐 我那時候差一點兒做一件事，惠連，要是我做了，也許你從此瞧不起我了。

沈 什麼事？

唐 你知道了——（吻沈）（景山由暗處出，走近兩人面前。）

〔沈以爲看見了鬼，她越縮近唐，眼睛愈睜愈大，瞪着景山。最後微弱的叫了一聲。〕

沈 叔遠（指方）你也看見麼！

唐 別怕，惠連——

方（冷笑）別怕，惠連——別怕，叔遠——我不過是景山——還活着。我的血還在流。

我的骨頭還沒冷——這就是你們的世界了！我沒權利來干涉你們了！哼哼，我要你們紀念！要你們可憐！

唐 景山？你好好着？

方 哈哈，哈哈——多有趣兒！讓死了的人都回來看看，這是他們所留戀的！幸虧我還沒死，還有聲音能說話，有手有腳，能走能動。好呀，叔遠，我好着！不幸，我還好着！沒趁了你們心愿（出鎗）分得開些，惠連，別抱得那麼緊！我要帶着你同走呢！天長地久，你們倆不能在一起！好啊，惠連，還是咱們走，留叔遠？——還是送他走，咱們留？

唐 景山，你瘋了麼？你敢傷了惠連——（欲扭住方）

沈 （突前搶鎗）爭啊！吵啊！朝生暮死的可憐東西！我可是累了——（回鎗自擊，連數聲，倒地沒聲息）

唐 （急扶沈）惠連，惠連——

方 （從顛狂中驚醒，呆看着地下的惠連。無力地失聲哭了。他抖却却伸出手來，求救似的）叔遠——

（叔遠不理不動。）

——幕，全劇完。

• 版 • 權 • 所 • 有
• 不 • 准 • 翻 • 印

文藝復興叢書第一輯

風 絮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著者 楊 絳

發行所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南京西路六二四號

定價 國幣 元

854.63

流 004116

風絮

楊 滋 著

流 00411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883B

上海圖書館

新

